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洞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曹夢彪

石洞集卷十一

明 葉春及 撰

志論四

肇慶府

敘

敘曰萬歷丙戌冬肇慶有郡乘之役當是時督府則連
江吳公監司則山陰王公太守則山陰鄭公吳公曰必

槳剌史且毋令孜石也余於吴公未有一介之紹徒以浮譽察舉於丘壑之間獨柰何身隱而焉用文以負知己其明年則吴公入為大司空又明年而王公叅政西楚海虞黄公自吾惠來代十五朏而志始成自紀志表傳創於史遷後多放之郡事孰非朝廷為紀一表者表也表著之則見也易沿革最急與秩官選舉為表三地理建置賦役學校祀典兵防為志六名宦流寓人物列女為傳四徧覆竝育廣記備言則外志雜志終焉總之

十有六篇卷二十有二夫志肇慶豈不難哉州縣廢置
抶斷絲棼志固多眯史亦未備欲緒其條貫難一不出
户知天下而直數百里之内山川道里譌謬相承難二
賦役兵戎萬民所樂苦一方所安危也其事牛毛其奨
鼠穴令一一釐之難三名宦人物恕則違於國人嚴則
違慈孫孝子難四文詞蕪穢武功志輒敝帚弃之國人
往往以請二三名家之外無論古今為删潤至過半猶
未盡雅馴空令牛汗難五客謂史以文勝况志乎久不

出三五十年而更故以覆瓿日夜不處以勞於古今遠近之間致自覥籌推錢穀兵戎期於不失以華其顛誰則知之第飾其辭亦足竊名於天下矣葉子曰唯唯否否不然如客所謂非楚人鬻珠秦伯嫁女乎春秋其事桓文其文史義則孔子自謂竊取之文義不逮又非事實是三失也孔子執事敬曾子忠於謀人余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不致投石而未免益疾則余之罪也夫則余之罪也夫羅浮石洞葉春及化甫敘

郡紀論

堯命羲叔宅南交舜巡守至衡山則南方諸侯於此而奉紀法肇慶直衡山之陽而隸交州刺史遺風徃事不少槩見何哉周猶荒昧而况唐虞之際斷自秦漢亦疑信之故也嗟夫秦幷天下至今千八百餘年何異一枰之奕廣狹異地分合異時治亂異軌仁暴異政君子小人異道休咎災祥異變稽諸譜牒盖其詳哉大都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天下之本在於一人衆輻成輪聚

介成室合郡爲國由國以爲天下夫孰非一人之張弛而忽之也乃今開府大臣常莅治之宣上德達下情福澤先被惡在乎五大而不在邉余故綜前代之迹暨所覩聞撮其大者備鑒觀焉作郡紀

郡紀總論

論曰秦皇漢武恃甲兵之威開闢攘地則後世孰不非之然吾五嶺遂得齒於中州篳車藍縷之功焉可少也肇慶兼有南海蒼梧合浦之地漢晉以來禮樂征伐行

於三郡史不絶書以為不專肇慶取其二三册毋要之
舉綱豈一目遺乎唐以魑魅視春新諸州無問奸良使
為一丘之貉虐矣今天地仁氣與王政同其瞴嘔此一
時也第竟内所急無隃寇蠻自漢時固已患其剽剠宋
元而後水旱盜賊溢於編簡近世尤甚丙子之役民乃
息肩即令芟夷蘊崇龍蛇之生實在山澤况跛不忘起
寧詎無其人乎薄賦斂匡乏困閲卒徒嚴戍守安民弭
衅此爲兢兢古者以三十年之通雖凶旱水溢民無菜

色丙戌不遠足為寒心語曰不行其野不遺其馬言備之不可已也

沿革表論

五嶺以南廣運萬里秦直以三郡制之漢增郡九列邑尚亦廑廑晉宋方域益蹙析置益繁宋熙寓郡髙要為縣七晉康郡以端溪置縣至十餘梁益衆建州郡彈丸之地紙漢全越不啻過之僑分僑并僑廢僑置僑彼僑此僑多僑寡名號屢易繡錯絲棼沈約謂巧歷不能推

信矣梁陳譜牒不傳晉宋雖有紀載之書曾不務明終始欲一其條貫難隋唐而後去郡著州以圖簡畧其所并省無可復考四會瀧水數十里之間故蹟四五祇有其名耳鄭樵謂州縣可易山川則否故禹貢九州必山川以別之夫𥫗牛在前有目共覩蚍蜉即離朱見或不能此大小之辨也春秋經傳所見百七十國三十一國不知其所況五嶺外區區之碎小縣乎大氐先王畫野分疆寧論廣狹誠以定治而已國朝成化間增縣二嘉

靖間增縣一至今萬歷增二縣一州豈曰紛更皆勢之不可已也封疆之臣保竟息民是為上策不然雖多亦奚以為舊志無表其述郡邑舛甚辨區域徵因革審要害察風土亦紀載之首務也於是以歷代史尋繹而緒正之後之君子欲綜其本末庶幾哉作沿革表

沿革總論

余表沿革一本於歷代史原始要終實竊取之意史文缺略繆戾敢自謂亡或可因而求之顧質諸舊志多不

同恐以彼為郢書而燕說我也乃據一統志舊志誤者疏其下縷辯之一統志誤亦然庶知余言之不讆也瀧水縣雖分而沿革有可證者且彼新志與吾舊志伯仲竝著之

秩官表論

人言郡縣自秦始不然哉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以布列於五等之間秦廢封國而存郡縣之名於是乎以郡統縣置監郡御史皆以乂民直與子與賢異耳漢因

於秦禮損益可知江左州郡實繁隋矯其枉去郡而州以太守而為刺史儵復儵更迄於唐宋上復置府則猶州牧之任也端康二州因潛邸而陞府號迨今郡皆府矣大氐民極之建其等惟三縣居下上有州郡又上則有監牧遡於秦漢皆同要之乂民為本水穀亦養庚癸亦養何必名為哉三代與子故有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范宣子用是知其祖豕韋御龍以及陶唐後世與賢辟如四時當時而用過則已焉而自以身不

朽彼有題名而人又爲之表皆不朽之事也歷觀古今大賢不朽大惡不朽餘不知誰何無異草木惡亦不速朽恨矣且夫天地運而不積往來相嬗必有歷以紀之苟求其故雖千載之日甲適乙鑄甲輝乙珥可坐致之次前代治官以俟來世亦日歷也嗚呼包公一硯不持杜諸萬石貽誚今皆不朽可不慎與作秩官表

秩官表總論

論曰舊表監司何以不表監司郡志也志全越則表之

不表遂不傳乎功德有於民舊傳之吾亦傳之爾其不表之也不敢冒其名也其傳之也不敢沒其實也是故劉洎不長史於康州以督府李廷珙之春也高仁表之新也陳行範之瀧也陸東升之端也舊也何以不表行範賊廷珙仁表遥授東升守將通志本舊唐書刺史行範矣其為賊也何吾亦舊唐書本爾冠春瀧猺首於刺史其刺史之也仍其號也其猺之也正其名也東升之守將廷珙仁表之遥授何廷珙歸宋南漢尚據嶺南仁

表使倭奴故寵以新州刺史治民之謂守禦敵之謂將東升隱裨將以是知其非守也瀧自宋以後不表曰非吾土矣唐表之何以桓彥範賢之郭元振賢何以不表流趙博宣李涉皆流也舊登教授於推官曰星巖碑則然今登推官何吾本宋百官志何以不表縣屬郡志也志縣則表之故君子上不諂而下不瀆也

選舉表論

德進言揚古今取人不越二道校文之後衆競進以貪

婁論者薄之亟欲反於鄉里之教五帝異禮三王不相沿樂苟可以割何必皆鸞刀哉是則然矣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言必至也漢察孝廉竊名偽服吾敢謂其必無暮夜鑿坏胠篋發匱與白晝剽人而奪之金輕重縣矣居不必忠信行不必廉潔藻繢其辭自可通籍登金門上玉堂肉食貴富澤潤後世何知仁義享其利者為有德豈與抱先王之道術擇地而蹈糟糠不厭死已哉修之未有何所壞於天子之

庭一旦具官便私自營所謂不變塞也予能言父母即以誘導及就外傅師友之所董勉遑恤其他噫利禄之中人深矣高皇帝初置科舉還罷已與薦舉並行旌車四馳寸長必致得人之盛施及建文監於成憲頽波或可制哉毋謂郡無人漢重明經陳元領袖唐重進士莫宣卿褎然舉首洪武薦舉多至七十人一歲應書十人甲科四人永樂應書常二十餘人甲科或五六人近乃寥寥若晨星韓退之謂其業愞孰不學可能斯之未能

地脈何罪習之所漸久則人人慄孰應書必多宣卿猶病無稱必如陳元庶幾無愧余欲應書纍纍若此明德逴逴若彼覼縷著之先薦舉古之道也次進士舉人歲貢是謂三塗餘附之作選舉表

選舉表總論

論曰舊志有封君有諸生有儀賔不録非科制也封君以子貴故於子見之諸生偶賞官爾若府學生廖讓以徭入朝授新興典史漢卿相多起佐史國朝若況伯律輩即科貢何以加

焉吏雖進以貲聚田家子試文法猶有選舉之意與應例異矣舊志不錄縣尉余乃進之

地理志論

肇慶雖嶺外乎肢脈分布連絡衡山邵望騎田甿渚一嶺之限爾北連含滙廣澤臨賀南際大海西扼蒼梧東有高峽之險重山複嶺帶以長江地罙阻而民質悍亦用武之國也陳之帝用高要興漢之霸自封州徽帝以端高帝以康豈非地之靈淑發祥於帝王者乎馳義侯

下牂牁因鬱水以入西江伏波出桂陽因滙水以至四會戈船下瀨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馮盎在高凉則吾祭南門蘇章軍賀江而楚人不能南下陳霸先自高要出遂解廣州之圍主客攻守之形可見已方今天下一家關門之設惟待暴客守令列城而居土宇版章縣於曩時皆州刺史郡兼八州無異隋唐都督之任為天子牧養元元他無事矣漆林材木之饒不絕於山魚鹽蜃蛤不絕於海清淑之氣磅礴而鬱積既無所發斯

不能獨當也或曰天地自西北而東南九州盛於雍冀及兗而後至於揚荆閩之建州吾越之曲江亦西北也其後負海始盛二陳二莫伯先元叟謹微文彬諸君子皆康産至宋積中惟儼乃起綏端所謂地氣非耶今何其寥廓也夫氣不息不擇地而有火力弱風而颺之火益熾蜀之有文本文翁之風之也范蔚宗志後漢郡國山川泉池鄉聚城亭竝書而班孟堅地理志於國風獨詳焉廣谷大川民生異俗移風易俗信惟上之人矣作

地理志

分野論

論曰五嶺以南自晉史後俱揚州矣而杜佑則謂荆州盡衡山之陽若以接境壤界奈何舍荆而揚之屬信然第先王制地繡錯而犬牙之安能一切肇慶東北則中宿含洭西北則廣澤臨賀縣斯置埶揚荆亦兼之哉以辯星土星紀不得專矣斯道盛於春秋時其言卓詭往往奇中要地不遷胡國之先後為杜佑辯吳越三晉先後或疑嶺

南曠遠非一次所及又况郡邑眇小烏足當之則日月有一不燭燭非日月天真如覆盆矣惟南北反易二千年未有明其解者余有聞於父執劉梧也天地南北東西不同天之運也平地之倚也敢人處地上觀天南面而已天雖有北實淪地中必平旋而南焉然後人得而見也日行北陸躔星紀之次是謂南至而殷乎地面之南方星紀必於地面之南方故以分東南之揚也日行南陸躔鶉首之次是謂北至而殷乎地面之北方鶉首

必於地面之北方是以分西北之雍也是故紫微垣居天之中地之北所謂北極者也玄武七宿雖皆天北而為星紀玄枵娵訾之次然斗牛女麗天市垣外距北極最遠虚危則未遠室壁則最近故其旋出地面斗牛女南殷揚粤虚危東殷青齊室壁直當乎幽燕并衛也朱鳥七宿雖皆天南而為鶉首鶉火鶉尾之次然井鬼直距北極最近柳星張漸遠翼軫隔麗太微垣之下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出地面井鬼北殷秦雍柳星張西殷

三河以西梁益翼軫則直南殷乎荆楚也蒼龍七宿雖皆天東為壽星大火析木之次然角亢距南北二極為適中房心近中尾箕隅天市垣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而可見角亢氐殷乎兗鄭氐房心殷乎宋豫尾箕則當閩粤之南也白虎七宿雖皆天西為降婁大梁實沈之次然奎婁距北極不遠胃昴漸近觜參直距紫微而無他垣之隔故其旋而可見奎婁殷乎近中之徐魯胃昴畢則偏北之冀趙觜參則直北之晉也天道遠人道邇

妖祥影響所不敢知作者或不出此封國命祀江河脈絡之云皆不求其故從而為之辭者也但星家以尾箕分燕觜參分益與此不同參之為晉左傳詳焉右據龍尾則有取於南粵録爾

風俗論

論曰嶺西接南楚山多而峻出羊峽邸番禺大海南環負山多仁近水之民足於知高要具都會也重厚多君子種學而負氣小民齪齪自持逋蕩之徒博簺以遊剽

掠椎埋往往交通外海飯稻羮魚有陂池山澤之饒莫
府所駐故具五民吏傜徵發獨先諸邑南通新興北則
四會饒楠林之利士秀而文喜豪俠持吏長短相告言
故至今謂之四會筆新興膏壤沃野自昔以為上田好
稼穡殖五穀然鮮蓄藏商賈不通自莘老志完邦衡明
仲相繼流竄猶有先賢遺風而重器為之冠好訟探丸
執讐不避親暱則其蔽也陽春斗辟縣茅茨土堦纖儉
習事尚不失蔔僂之俗健訟是從奈何益疾陽江東通

恩平西通電白亦一都會也濵海通魚鹽之貨果隋羸蛤不待賈而足山海置戍則四方喜遊子弟不召而自來其民好勇輕生豪殖之家利役貧民以武斷於鄉曲高明與南海大同俗多君子好文釆寛緩闊達而足智民俗儇巧仰機利而食持刀筆入官寺徧於郡邑南海之風也夫恩平亦東南一巖邑也南通新會西通陽江電白電白旋斗而恩平縮轂其口廣寧與四會同俗見官府挺而走險薪蒸與衆共之庶幾容成大庭之民歲

時男女衆會互歌為謳猺之俗也德慶嶺西上游地重重為邪敦樸畏罪縉紳先生秉禮而矜節婚姻不為夷虜猶有石元叟李謹微之風尚節俠故李文彬以義倡之雲合景從及儆好勝崇毀封川邑小而陋自蘇子瞻固已稱其好義賦入必先俗淳訟簡縉紳矜節同於德慶自唐宣卿以詩賦魁天下後無聞者開建偪仄兩粵間其民健悍習俗樸鄙獄無深堅婚姻同德慶賦入則同封川總之德慶以南春新恩陽以西昔患猺今已芟

夷民得息肩南晦室家相保惟並江州邑水為患積貯最急三加不舉遣女滿車喪奉浮屠御酒肉弃祖禰為出門之祭未免一丘之貉凡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静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書曰爾惟風然則水土之風又在乎上之風之也記言同俗本一道德俗不同同於道同於德同矣簿書不報期會豈大於此

建置志論

凡建郡邑必擇形勢以為之城又即城之形勢以為之署行署屬署以次卟列皆建置於官而政令繫焉者也夫其嚴城外衛公署内處儼然南面以臨四竟豈令逸豫侈大哉無亦惟是賦政修令以達王事而已春秋傳曰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髙堂阤辨等威所以表識使知有尊而因以部署乎民也懼生力之詘而以駱道行之不可茅茨采椽曰吾尚堯舜道日在北陸而猶欲御絺綌亦勢之不能也君子攸芋朝夕虔君命匡民生

使各有寧宇不至目巧象廊即陛楝重門奚病乃若憑
然百姓之上如紫宫帝居闗而守之虎豹煩寃侘傺柰
何直於其庭慶讓所及始平易而繕葺之否則斷址頹
垣鞠為茂草獄訟繁興儲峙無備天厲不戒盜賊公行
雖居署據位而畔官離次久矣何者居之不思而庶官
之道曠也一旦有急乃惴惴然嬰城以守不亦末乎郵
置預備惠民漏澤咸政之紀附之作建置志

建置志總論

論曰令甲都里有申明亭粵無之亦不知其當有矣屋屋懸額縣門當時奉詔不恪況令乎以十九章聽民訟布在敎民榜此不舉復置正約之是舍五而二三也僧道設官陰陽立學聖人因世變而為之制醫最急假令選敏慧而岐黃之敎豈有夭昏札瘥哉詔預備倉立四鄉移民之慮成化初太守黃瑜郡丞馬襄髙要令孫珍皆積貯至數萬石尚立法之始乎今併於郡縣廥或名義不辨奈何責實饑有食寒有衣疾有藥死有葬堯舜

之政何以加焉惟養濟院具憲綱部使者一稽其籍餘
皆亡矣是在良有司哉是在良有司哉

賦役志論

里父居室土田園池若租税歲所出納皆有籍不幸而
災遷先諸貨豈其珠玉不恤而區區赫蹠之憂百千巨
萬於是焉在其為貨大矣聖人作經宜非性命不談禹
貢庶土三壤貢賦錯錫至於總銍戞服山林皋隰之征
徒役期令具在周官男女少多米鹽煩細無異里父豈

非天下一大家哉蕭何以圖籍而知阨塞強弱國朝諸

臣纂一統志戶口田賦闕焉曰非黄白即何刀筆吏禹

周公未可謂非聖人也郡賦役志故多闕譌繆相襲録

空文而不務明終始嘉隆之際所謂先庚我欲觀負版

是故之邑而不足徵也郡鬱攸為虐邑胥之焰甚於鬱

攸令無論自萬歴方田與更始後之賦役一視此以為

元奈何而不周咨賦役有正有雜其名實繁原初窮變

雖羣胥不能觧也徒以長短禦人守令以郡邑為家知

乃其職安得曰錢穀有主者不料量愚闇惟吏之師賢豪又鄙瑣之非吏何以余故詳著於篇後之君子以覽觀焉夫亦愈知政矣作賦役志

戶口論

論曰洪武戶幾九萬口四十一萬有奇今戶損九之四口半存耳況歲徵為實此猶虛哉羅定所分戶不過二十一口不過十一餘豈盡耗於盜賊國初法嚴隱丁自令以下罪有差今胥為政故隱者多辟如千鈞無論負

者幾人期盡而止是則然矣奸人以賄儌幸則代役皆貧民也猺蛋版雖不同編民正統志猶存之可以觀世今不與編民同耗幾何見外志

官民田論

論曰田胡為而有官民哉古者田受於公秦開阡陌民乃得自買賣為私田非上所授制吏禄稟生徒若有没入則猶屬之官云民田農人受於富人既入大半之税縣官不得更重取之故其料也輕官田官挈以授農人

歲収其入以富人之入為比故其科也重其在今無復官田矣猶仍舊貫故薄征蠲役以節適章皇帝減官田租詔屢下睿皇帝於蘇州減至八十餘萬石豈不仁哉然未易弦而張之也朱子謂漳有官田職田學田名不一輕重異吏縁為奸欲九等定畮總一州税租之數而分隸焉萬歴九年幸弓田宜上書請如朱子而削官田之目乃如江西版中田地無論所着官民僧咸有豈非膠瑟柱而協宮商哉無田授民又不能限田連阡陌

其賦反輕無立錐之地重者常在安得而不檢覈不能奉宣德意故不平罪在州縣然虛糧去矣未可求多於秉國之臣也

𣪈課論

論曰𣪈課第課𣪈人河泊所主之制也波及州縣則以死徙多課無徵補助之耳高要有魚利銀已税民塘復畝科二升皆課之以𣪈程出納不覩其目何哉胥云混於民米余不能詳之矣高明無課可補已税民塘亦科

二升出納亦未之覩甚可怪也

屯鹽論

論曰鹽煑海而成非人力莫致故籍惟丁之登與民異計丁辦課制也其後築田為池引水漬沙瀦於井瀉池不及半寸烈日暴之而鹽成矣丁亡絶以田補之一井當一丁之課於是有丁引有田引而田始登於籍富者田數千百井鹽丁之貟如故田引多則蠲亡絶丁引毋溢額貧者其有瘳乎高要人綦毋慮當宋宣和間副轉

運領廣惠潮恩鹽課謂鹽田鬻於富人因廢竈故額損於元豐請買田依竈納課許之其言令施行亦煮鹽之田也閩中甞欲折色招商行於漳泉如粤不果盡令折色聽商自買而稅之屯田積粟不然即轉漕於邊無不足余應詔言之矣

物産論

論曰宋貢硯匣賜史官故端硯重於天下杜諮遂以蒙詬夫有尤物皆足厲民正統後採硯之使不至人直礪

視之非惟上所好耶善乎子罕之辭玉也曰懼喪吾寶嗟嗟吾寶無喪多矣而奚人之寶為

學校志論

余讀詩至子衿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周室遷而禮樂崩鄭國從而學校廢衿佩之子譟然瓦解挑達乎城闕之間於時賢者欲一見之不可心之懲慫有以哉今學官遍郡邑備干戈羽籥之容誠詩書禮樂之教庠聲序音鍧鍧不絕服方領習矩步者肩相摩於其庭此

其學校興耶廢耶三代之學皆明人倫得諸心為德施諸身為行措之用為藝教而興之皆是物也今惟繡其鞶帨而青紫之是幾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兎絲燕麥祇有其名北斗南箕挹而揚之難矣繇是觀之廢耶興耶周衰學士先生無所講業故孔子與其徒或弦歌讀書於緇帷之林杏壇之上後世書院由此濫觴而鹿洞鵝湖以為嚆矢要之學校教立書院無異駢拇故近東國之臣一切毀之使盡歸於一途意則善矣禮失而

求之野儻所謂野非耶鹿洞説書聞者流涕苟能感人
教莫大焉取法然明而自以身為鵠的亦矯枉之過也
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有司奉職無狀高皇帝為發
艱哉之嘆而止正統改元乃以責督學憲臣郡邑尚不
治何乃社乎夫天下學衆矣髙要致厘文皇帝詔書恩
施甚美今有司勞來不倦振舉直補勸學厲賢以廣人
才豈不豈弟君子哉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一本
諸身心而措之斯不詭於先王而學興也書院社學皆

非具文附著之作學校志

祀典志論

聖人知幽明之故匪特有禮樂以治人鬼神留爽亦莫不懷而柔之若柳下季之論制祀詳哉其言之矣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九黎亂德爰及三苗唐虞肇重黎之後使復典之民乃無葢典祀豐昵傅說猶以為黷况其它乎高皇帝聖神為百神主定祠祭正封號令郡邑三壇祀雲雨風雷山川社稷城隍若厲王祀

夫子猶循前代之舊肅皇帝始詔禮官稱先師核從祀
肇啓聖之儀穆皇帝從以薛瑄今上又推廣之詔有司
嚴祀事毋濫非大聖人孰能如此盡制者乎民百戶為
公社及殁食餟者使有歸歲時禱賽戒誓雖不領於有
司皆經祠此不修而淫昏縱矣蒲媪祠乃千載事甚誕
縉紳先生不道如此類余不敢言之也令甲惟孝肅一
祠若唐宋名賢天壤俱敝緣纍石之義諸祠自此興作
祀典志

從祀論

論曰薛文清從祀議起於弘治改元八十餘年至隆慶始定當是時以陳獻章王守仁竝請攻者紛如上罷守仁其後又罷獻章蓋其慎也萬歷十二年復以二子請攻如前上不聽乃與胡居仁竝祀四子學行不同上兼收之大哉聖學胡可管窺蠡測也

鄉賢名宦論

論曰舊志有言陳元父子挺出嶺海猶儀鳳應龍鄉祠

尚遺豈非闕典丘陵推高於夷野闕龜立珐於泰臺春思是已故祀而不傳其通都舊邑文章勲業代不乏人祀禮孔嚴猶有所限傳而未祀寧渠無其人乎二陽濫矣高新則約且拔諸邑之尤而祀於郡往往行之吾何獨不然陳元介於蒼梧未敢遽祀蓋慎之也傳祀宜協祀而不傳誠如舊志不祀亦可濫傳之乎循者多矣余觀新與俎豆止陳司寇一人如九問大吕見者知為希世之瑞思平亦止祀唐君欲為作傳覧邑中所上啞然

而止其他可知固無辭於髙新也若髙要墨綬二百餘年名宦祠無一人聞諸輿人亦當議者

兵防志論

昔髙皇帝定天下制禮作樂以興太平終不以此而偃武備其在外服衆建衛所分閫制之秩皆在有土之上當是時或有席寵憑陵人以不軍為耻始未嘗不欲藉其股肱爪牙而後稍陵弛巽耎也承平久儒者主事頃步半敔皆受命於文墨之臣韎韋跗注至為使者前馬

闒茸則沉汨纖醲少知自好不過習揖讓學縶𩛊以自表異轁鈐不聞尺籍空闕治事之堂尚且朽腐崩陁茀草不翦況其他乎天順以後州縣乃始有兵與衛所兩軍相為表裏一旦有事斬將搴旗先登陷陣往往出於應募起行閒拜大將仗鉞登壇爵通侯而位東第者先後相望世冑無聞其蒙矢石身膏草野皆徵名之士也兩軍立立何異腹背之毛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吾甚感於韓非矣肇慶古用武之國衛一所十有一水軍

一屯戍七十有奇尺籍之卒三千有奇戍卒亦三千有奇戈船三十有五而水軍不與焉材官猛士林立霧集飭以憲臣至嚴毖矣齊之技擊魏之武士秦之鋭卒桓文之節制遞相勝而不如湯武技擊武鋭加之節制亦可少哉衛所國朝定制猶乎郡縣故以為主餘隨時制置列於其後叅遊以下舊竝列名監司既不表第録世官及其功載以倡起之屯田軍所印給餽饟日繁若營砦於阨塞最重余故詳其本末强弱之形經畧君子以

覽觀焉作兵防志

軍制論

論曰國朝軍制軍十小旗領之小旗五總旗領之總旗二百戶所領之百戶所十千戶所領之千戶所五衛領之統於都司討伐乃遣大將出已即休都指揮指揮以下無他將矣方今山海應募不過三千有奇肇慶所十有一籍令尺籍如曩勝兵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寧用募哉軍政弛視公徒為私隸食不時役無虛日亡逃接踵

尺籍遂空宣德以來常遣直指使者閱軍冠蓋相望隱者多存者少歲月遠久踪跡難即有株送往往中道而逝徙苦里正存者又多孱弱遇大敵畏失亡終不令苟殳而鬬糜食縣官議者欲盡舍之誠有激於其言也或欲更行采集盡民戶而軍之徵丁補伍猶然怨懟況復強民有亂而已夫無食之患奚患無兵計軍一月之食其直三錢兩軍當民兵一月三軍當客兵一月方今軍及餘子三千二百二十三人不及初九千九百一十七

可食民兵四千五百四十七人客兵三千三十二人安在哉無經界堙而屯田廢也稽屯田籍民兵尚安事容若尺籍毋老弱毋利役毋朘削罪人必孥配毋逺主者歳時獻其數於兵憲逃必於主者獲之官習孫吴學騎射兵憲歳時都肄以奉而制賞罰庶存十一於千百也

民壯論

論曰弘治詔里選丁壯豈非丘甸遺意哉家人子不習為兵賈勇何害老弱濫厠占役多門冒名挐充父子相

壇絳幘甲裳祇供迎送承符執訊存謝常數千里虛名鮮實不能應卒則其敝也軍兵既如彼民兵又如此勢必出於客兵嗟嗟亦未覩其害哉凡人忍以父母之身千里而蹈湯火必其虎狼之性非厚利不足以副其望不自愛惜而輕以身試法一無鄉黨之親親戚之愛見人室廬妻子不憚寇剽去如飄風二彼見土人且總總矣舍而用我必我也能意常輕之未見功而自負一逆其意則羣起而譟呼三督府臨武劉公嘗疏其害太倉

淩公亦疏以土易客實五方之人也方今里兵第取服役營兵視之信賢矣杞人過計以為莫里選賢粵有鎛燕有函秦有盧胡有弓車兵必惟容之用是粵以函耕燕以盧被秦之持擊必弓車而後可也或欲隨里定編大率戶一人丁田多者戶二人或三人少者二戶一人或三戶一人大率里百人即如里甲之制一年一甲十年一役小縣兵少二年二甲五年一役大寇竭作十年而更其籍充必推擇子弟壯者毋庸夫令子弟為兵亦

朶集法且視原額隨糧徵銀官雇之已善雇必土人布置訓練一如營兵不必奪銀別募申占役之令則人人皆選卒矣或曰粤人喜兵惟廣之新會惠之長樂郡中恐無應者陳武帝用高要劉隱用封川李質用德慶非土人乎

屯田論

論曰國家屯田遣百戸盡率其部以出非以伍不可夫哉每百戸領屯一每軍賦田二十七畮食其耕之所獲

而入餘糧六石於官其大氐也肇慶諸所十四城守故
道六百户領六屯負海之所三之籍皆少一百户其一
屯實兼之矣嗟嗟肇慶屯田豈不異哉一百户至五十
餘屯或二三十屯少乃十屯問其故不能道曰國初實
煞多分子屯自弘治始則閧之故老云知其子忘其母
涉沱潛而逆指為岷嶓失其源矣南方田皆沃壤與北
殊軍欲不耕而食則舉而授農人久之農為政移易隱
没不能詰初或以田質子錢因而不復甚至詭民田鬻

之若豪植之家兼并圍奪何可勝數盜侵水激裁一二耳余總十一所較之田失其故不啻三一糧則於故有加如陽春所三屯業改民睜故糧贏七百奈何罪逋負哉正統令衛所籍屯田疆界頃畮咸具籍令以害已去憲署猶存天下一家何必軍民而有差别當弓田時求以此疆彼界非軍即民卜五可得徳慶所田在開陽晉康賊平亦置不問何也田不清而惟糧是責畇彼行潦其盈幾何第田覷矣以民律之猶足民有田二十七畮

一以中壤歲入穀畮一石米四斗五升歲得米十二石五斗農如之軍耕以農人之全自食以主人之半輸官豈不綽綽肇慶衛屯軍尚四百三十餘人舍屯而城者四百坐享主人之全而不忍割其半不知正糧自予農矣餘糧不失半年之食吾猶任之況失者衆饑何得不歷近以罪田均肥瘠定多寡越所隃屯紛紜析補田失其屯屯失其所所失其伍此大亂之道也經界決裂數世之後田將不復可稽且國家所為屯田豈徒利六石

之入哉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者也今宜復春耕之籍無變其故田有廣狹肥瘠寧以糧為低昂畫驅屯軍而耕官少六屯一百户領之正經界杜侵剋戒游惰禁朘削廣稸積時訓練庶幾立屯之意軍游閒久恐不能任稼穡則以召農一田歲十二石養一軍有餘矣貰其他役就屯立甲善撫循而無煩擾亦易從也

兵防志總論

論曰余觀肇慶之載其在往昔盜賊如屯蜂營壘如攢

戰卒之殄滅大軍之嘽焞也固知營壘乃守險之罝罘環山以逐鹿免騰而颺之非韓子盧不可勇夫重閉令雖不虞安可去備一壘數卒無異晨星儻遇勍敵寧能鬬乎分則杯水不勝原火聚則一髮可引千鈞亦一道也人見其睫則謂保障之未能徒繭絲我自丘甸法廢有天下者胡能一日息肩於兵藉如陽春異時乘障舉烽皆入閭取其左故志咨嗟目為上策諸邑盡可遵行農夫輟耒紅女下機睊睊胥讒知其尤甚選用民兵或

可省三之一耳肇慶被山環海要害雖同北津砦立威
稜震乎殊俗即有鯨鯢奔覷列郡共之惟是深山實易
藏疾夫人徙宅除治豈不一新久之唐陳草自萌茁政
令繁頗加以饑饉傲民亡命必山焉依宜速劃夷無令
滋蔓蹈瑕履釁則搖以為之階羊膻而蟻附焉醢酸而
蚋集焉内訌外和所由来也故志録黄宮尹陸康州策
甚具厥疾已瘳局方未可復用若藥不以無疾而勿畜
擇縣令責招主撫越而端不然俟其糜潰欲倚數壘以

為安如捧土以塞孟津難矣哉

名宦傳論

司馬氏胡為而傳循吏哉懼棰筴之傷馬而惠文不足與治也故曰奉職循理何必戒嚴意念深矣班孟堅緣是差次西京而德讓君子始與其列潁川力行教化山陽以經術潤飾吏事名實炳然奈何掩於一眚故後世郡邑春秋傳稱名宦亦一例也夫物有至至則名𩣡騮騄耳謂之名馬干將鏌邪謂之名器嵩泰衡華恒謂之

名山自一華一木一技一藝莫不有名而況人乎故宦而名則至矣廉平不苛則名欲聚惡去廢墜修舉則名興學校明教化士斐然嚮風則名剛毅有大節禦大菑而捍大患則名死封疆則名明政刑而渫惡民不得肆則名雖不循循一轍盡如孟堅所書惟所遇之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皆其所傳者也雖然名實不離如馬名馬牛名牛以其實耳炙轂過髡猶知為人必先名實先王之政可知莊生取辟主賓名實離矣是故假名者伯

違道以干名者姦盜名者欺過情亞人知而名者薄鉛刀而蒙寳劒之稱駑馬冒於神駿誰則信之肇慶亦仕國也故多唐宋以上名賢泉令茲舊志若續無慮二百四十餘人盛矣皆名實純粹乎抑亦有名勝也人貴耳賤目後之眂今猶今之眂昔或欲汰中庸以下毋令簡珠混於魚目小子碌碌烏能任進退之權與其過而棄之寧過而存之果神駿哉超光越影雖掩覆千載猶雲煜牛斗間固不能混也作名宦傳

何敞傳論

論曰通志載鵾奔亭事而以伯有彭生證之夫血氣聚而成形形具而能言鬼神無形言安從生左氏失誣固言之矣要善無微而不彰惡無隱而不露若有神以司之而不知其然者此亦可以勸善止邪且傳疑紀載之時有也

張東之傳論

論曰余讀唐書東之司馬新州在神龍二年六月其秋

長流瀧州武三思隨遣周利貞就嶺外殺之而柬之已死其在新突未黔也又員外而新顧稱其治行豈賢人所至如車行地迹隨之耶抑樂道之也噫賢人之於民深矣

張宋卿陳煥傳論

論曰恭父少徵皆惠人余故習之故志第言太守禮賢興學而簿無傳無得而稱焉夫恭父知於忠簡忠獻少徵有陋巷環堵之樂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又曰貧視

其所不為可以信二公矣

吳廷舉傳論

論曰獻臣在吾廣最久廣中婦人孺子皆能道之霍文敏黄文裕乃不相能何也文裕謂獻臣渾身是膽皮囊是智膽則有矣令順德挫中貴人抗御史身親三木副使廣東疏鎮守中貴人忠罪二十忤璭荷校不死謫戍鴈門叅政江西陷桃源賊中乃執其酋以出劾李獻吉横宸濠將齮齕之致仕猶論二宰相而去智者豈為之

乎嗚呼其愚可及也其智不可及也

張吉傳論

論曰張克修在端州甞論學於陳公甫靜中養出端倪不善是也湛原明引易專直翕闢中庸溥博淵泉及孟子四端證之溥博淵泉不豯積累乍見入井惻隱生焉固知四端皆非養出要在擴充天地之道動靜無端間不容髪程子以善學稱人靜坐盖為初基假此捷逕若曰聖域恐適楚之冥山也

王大用傳論

論曰余聞文成公講學五羊也平旦鼓徵則自藩臬至於庶吒莫不拱聽惟大用辯之曰致知大學之教也良知不慮而知德性也致知之中曰良良知之上曰致得無援菩提圓覺入孔門乎良知良能雖皆德性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天地之大至於夫婦之愚不肖未嘗去能徒知也徒知可聖則孔子胡謙道之未能周官奚能之使耶於是罷講然則大用匪特政事足術也文

井記正而達

程鑒俞大猷傳論

論曰縉紳大夫好言軍旅而介胄之士則托文藝以為名高未必兼才皆失其本也程鑒俞大猷兩人皆以鉛槧見稱諸公間余兒時耳剽鑒有身膏草澤之志而大猷初上大司馬書亦壯總兵嶺東萬事瓦解余至閩閩人輕之王慎中嘗語大猷人皆死以博侯既侯矣安能死哉其知之矣誠哉非苟而已

趙塤傳論

論曰余舂及上書穆宗也納言李一元譁於朝必糾之必沮之少司空趙公錦端笏曰古人以九九見何沮爲中丞南海何公維栢爲言如此余於趙公不相識今始知爲郡丞公子博士李茂魁曰郡丞公侃侃正議郡人言祠與志無愧名宦惟郡丞公語曰是父是子不虛哉

李材傳論

論曰自王文成湛文簡以致良知體認天理三四言爲

嚆矢則談道者多放之嗷嗷然若建鼓而求亡子也孟成易修身為本攝知歸止自謂賢於致良知矣余友韋純顯從孟成遊亟稱之余謂純顯通乎晝夜而知知何以攝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止何所歸況以鷄伏卵猫捕鼠釋之而稱惠能真見性命其為仙佛豈顧問哉政事氣節則聖人之徒也

王民順傳論

論曰余觀何宗伯所為東門橋記知王公談道者也而

王公則自言家荆國而學金谿嗟乎此其爲王公哉學者往往求多介甫明道固嘗貸於晉城蘇氏亦謂天子無民欲貸以收之胡於青苗以爲口實顧役保甲令奉之不啻聖書誰之法也且銳然身任天下寧渠有其人哉子靜學雖不同朱子固言其實夫拱手髙談吾學孔子吾學孔子誰則不能要以躬行則吾未之有得王公不苟循人所以爲王公哉

郭應聘傳論

論曰余遷賔州守倦遊至竟上書乞骸骨歸郭公時撫粤西劾守春及逃奉詔削為什伍臣春及頓首世之塵垢欲逃久矣天地囿我陰陽縛我臣安逃哉逃於羅浮之間無所徃矣遂築逃菴石洞居焉於是太守鄭公則謂築子君毋釋憾也乎余愯然曰晏嬰不知孔子孔子顧亟稱之以私滅公非夫也余又無憾鄭公曰余為郎嘗事郭公連江吳公之南即郭公問焉何以治兩粤郭公曰兵時軍府取貸百司將吏百司將吏安取之哉余受

兩粤疆事反此耳連江廉於處默不因人言然若是可知郭公也粤人曰辟之水萬歷改元及壬癸之間渾渾爾郭公制其頹波連江粼粼白石

吳文華傳論

論曰吳公廉潔與其家處默頡頏嶺海之間稱二吳不虛哉武節處默猶有慭德而吳公亦不欲竟善哉乎王元美之推言之也曰吳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喻勝賊乃能鼓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為大帥

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稍不稱
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横玉之報顧以節縣官之
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於肘金横玉故也語
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為嶺右稱休矣呂穆公之
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

名宦傳總論

論曰陳武帝雖起高要奄有江左黃屋左纛傳五世矣
不宜名宦竝列楊氷以賂敗在端可知從通志載於流

寓李廿李涉流人貶斥尚可稱流流非官也蘇章守將李脩春無稱焉聽趙普殺秦王罪不容死史格張弘範之流何足道哉一統志列收甘涉名宦餘皆載於舊志余故正之總漢二人三國一人南朝三人唐十三人宋七十七人元十八人明一百三十六人凡二百五十人固多明德亦有不能詳者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惟數公哉

流寓傳論

自古聖人曷嘗不以刑賞治天下哉福不及淫人刑必加有罪故天下懲勸而聖人之權尊若舜流放竄殛必於四凶大功二十此其四也太阿御而人無敢齒者非能割乎割之不能鉛刀不若人君操刑賞之權而不足以懲勸亦鉛刀之類也昔者唐宋之際春新諸州號稱瘴癘效忠秉節之臣往往投此夫其投此必謂不才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待斯人而五六也朝魑魅而暮魍魎然後世主甘心孔壬快志孰知嶺海之間㠯為麟鳳灑

然庚桑尸祝而社稷之矣千載之下俎豆不絶非以此為諸公湯沐邑乎一時憸人見謂忠良紆金紫而享富貴而民反梟獍之手持太阿斯民而授之柄則亦何以賞罰為方今風氣久開瘴癘不作貟譴南來本非謫所皆得擇便而居朝廷之仁邁唐宋矣因類書之若彼𠮷人惡浮其罪辱我山川豈宜與諸賢齒第書郡紀或附書作流寓傳

流寓傳總論

論曰黄豪諸交趾部舉茂才一寓廣信非遷徙也李邑曾遊石室安可遺諸沈佺期宋之問婢事二張之問殺忠臣李渉附宦者皆側媚狡險小人哉路巖牛頭阿旁韋堅以衰刻進裴虛已私挾讖緯李宗閔朋黨比周貽毒天下或附或黜吾何心焉然唐宋時郡令所領並稱瘴鄉來者自分必死兇人又震怵之若牙校逼婚郡牒視事邦衡賦詩取悦其他可知乃令瘴癘不聞李璋以下本戍高電皆優游郡中寄名尺籍學士合簪地主授粲

登臨詩酒無異故園朝廷寬政與天地同和煦矣嗚呼仁哉

人物傳論

天地間物有萬焉人亦物也無論麟鳳龜龍梗楠杞梓喙息蠕動下至蠹蠙之衣第率其性物矣盡性踐形而後人之名立不然奚以靈為故有聖人愚人善人惡人吉人凶人大人小人貴人賤人富人貧人藉令貴富不免愚惡凶小草木禽獸不若聖善吉大即貧賤乎高於

月旦著於春秋曰人物人物云山東出相其西將魯國多儒燕趙喜俠南楚富辭賦之士其大較也草木不擇水土禽獸不擇山林豈人物而地之限畺域有近遠王風有先後是則然矣明興二百餘年聲教四訖奈何此猶未暨漢元鼎始郡縣五嶺至建武百五十年陳氏父子赫然以春秋易名家范升究舌桓譚拱手桓靈之世春秋乃在交州士燮名雖不終亦可謂豪傑矣國朝文彬仲器夢吉較著齊之彦高宋之積中已不可得況長

孫乎嗟嗟余觀列傳大率縉紳先生巖穴者鮮科第詘而人物隨之宜也豈砥礪名節不附青雲遂泯没乎抑不得志而頹然自放也得以驕侈敗名不得以轗軻喪志余甚恨之鄭使君曰尋常之溝而鯢鰌為之制夫子亦聽之矣故上書自言其祖父者多附録焉作人物傳

陳元傳論

論曰儒林傳陳元傳費氏易不特左氏春秋而已然一統志蒼梧縣即漢廣信蒼梧郡治此故陳氏父子載於

蒼梧而肇慶舊志則謂封川縣西一里為廣信縣雖非治所固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辟諸美玉人爭寶之余嘗至呂惠卿之鄉鄉人羞稱之矣君子貴自樹哉

吴士爕傳論

論曰陳元廣信人士爕亦廣信人舊志内元外爕余故録之爕本名儒兄弟四人擁兵據郡嶺海歸心中原喪亂孫權劉表皆窺南土爕於此時以甲兵之力循趙佗

之迹西連蜀漢庶幾比美桓文哉奉權節度復謗益州附之旄矣豈度己審勢耶徽不量力自取滅宗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故徽兄弟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也

陳天華傳論

論曰余讀陳天華上世宗書未嘗不流涕也曰嗟乎欺蔽之罪可勝言哉嘉隆之際惠犀盜滿山是時吴新建

為督府言賊業就誅夷請置初縣余上書穆宗臣五月離恵賊破三十圍殺萬人陛下豈聞之乎報聞肉食者謀嫠不其緯之恤而宗周是憂天華死宜矣余料虎鬚脫虎口幸也海忠介計偕亦上書言征黎事欺誕廿伏斧鑕隂萬之業已見乎此用則為忠介不用則為天華豈非命哉蘇喬擴摭年月小誤為天華罪所謂設淫詞而助之攻也

人物傳總論

論曰志難非藻繢其辭之難也又非兼綜軌迹決筴而石畫之難也難於列傳瑜不勝瑕故實不勝偽如覽爰書大章數十小者數百安能一一平反舉其大而核者陳元尚矣士爽故為豪傑張岊有子房之風李英死封疆積中與元祐諸賢同黨梁揆執喪六年黃執矩能自得師未見其止李質矯矯功臣陳咢之業著於廟廊惜乎未究棐禎李英之流陳立曹昌雖未壽昌何以加焉植以進孝由性成非有矯飾三人皆康產也余嘗謂登高

而呼則聞者遠三人處於閭巷困於耕樵苟有其實卒不能掩砥行立名者亦何必青雲之附哉

列女傳論

榮啓期有言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如是則女賤哉陰陽成形莫大天地孰貴孰賤自貴自賤人耳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余觀往牒委質為臣食人食而爵人爵矣國運一傾厥角稽首舍其舊而新之圖回視其君不啻弁髦如揚雄潛心孔氏豈不大儒為莽

大夫劇秦美新以取容悅此夫雖冠切雲帶長鋏婦而愚者也閭閻笄褘之流非有詩書之訓圖史之迪乃能從一而終稱未亡人要以地下立信死者有知後死不愧至若遇彊暴蹈鋒刃議不反顧計不旋踵赴死如飴磔裂分梨身膏草野見者隕涕聞者酸心而其魂則蟬蛻穢濁以遊塵埃之表與皎日爭光而秋霜共烈也千載之下肅然起敬視雄輩何異臭腐果孰貴孰賤哉論者則謂釐非一朝一夕之積於蹈危殉節為尤難嗟乎

死生亦大矣閨闈之安何如刀鋸之苦彼其身之不恤他復何知故余讀史至舍生取義之臣為之怒髮為之掩泣為之執鞭而忻慕焉以此舊志貞烈傳三十四人今增一十四人共四十八人死者一十五人其死皆烈噫盛矣盛矣卒未有一人蒙令甲之旌蓋有司憚於上書婁而旌者四人皆富貴者也餘或旌於有司村鄙之人貧窶之家得與鮮矣余甚悲之以俟風教君子史有列女實始蔚宗髙秀則書蔡琰為冠是儒林而祀揚雄也

今節為上曰列女對男言之作列女傳

外志論

無不覆幬天道也如天之無不覆幬王道也王者無外志有外因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釋也猺也獞也皆外也仙釋猺獞之為外何仙釋蔑棄人倫而詭言出世猺獞傲狠王法而自異齊民皆外於聖人之教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則遂外之乎固將内之也外而曰内之何易稱顯比書曰竝生春秋大一統歸斯受之而已是

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義也外而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義立而王道備矣嗟乎釋氏之害可勝道哉達磨東度震旦自以爲見性與人無爭也其後泛濫中國學孔氏者曰彼即吾師之言也又曰吾五經即彼之言也今則無彼無我混而出之立於莊嶽以迷亂齊楚之人是故門外之寇猶可言也室内之寇不可言也附寺觀於仙釋獠蛋於猺獞作外志

惠能傳論

論曰世儒往往喜竊壇經何也即心即佛其教頓矣以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圓妙神通常活潑潑易以動人且於儒有近似者嗟乎惡似而非正爲此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兼萬善非一了之謂也不思善惡似喜怒哀樂未發難以言中應無所住似無適無莫難以言義仁也義也中也性之德也具於心也佛氏不識性而以心之虛靈知覺當之瞰𡗝譸張指爲妙道聖人盡性至命之學奚啻千里唐宋名賢固多談佛未

嘗自隱軏近世陽避其名而陰效其實甚至淆亂聖言則何異於黎丘丈人之智乎湛原明曰惠能逢仲尼吾國有顏子矣惜哉

猺獞論

論曰往言馭猺人人殊矣陸康州三策莫不以為石畫太上征之征而能守守而能久是為上策征用兵二十萬守十之一期以十年歲減十之一二次選兵一萬與猺雜處縱令近攻殄其類而奪之産不得已而撫之策

之下也今用上策而得意立州縣軍屯矣但十年之戍徧鶻醫隨俗為變方書豈能復施州縣言猺獞往往名田畝於編户則麻之蓬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刀耕火種之猺宜未可周索疆也委之招主又恐恫疑虛喝持而用之有變罪無赦萌櫱一生芟夷蘊崇毋令滋蔓則善者信矣

蛋論

論曰今蛋課米州縣多寡不同葢因死徙包納非計户

驗船之舊矣夫狹河隻艇衣不蔽膚得魚不易一飽而

課不免取盈如開建三户課至二十一石陽春十五石

祗於一户責之主者又多浚削奈何不激而亡且盜也

嘗覽徃籍魚苗稅以抵高要德慶封川課額今德慶封

川不蒙其利豈長度有急於此乎不然何二三其德也

令甲魚課民包納憲司部使者釐豁或續置補之宣上

德導利而布之下惟長民者

雜志論

班固總羣籍分十家而雜小說與焉其言曰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雖小道亦有可觀博哉其學之也天地間陰陽相摩皇王相嬗萬變橋起鬼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目所不見謂廣大何大澤百材皆度大山木石同壇丘里之言其類是矣昔孔子識陳隼楚萍辯專車之骨雖聖生知不為無藉故古街談巷語亦有官主之多聞見而闕疑不語怪力亂神所以為大知也郡自漢以後寖寖有聞齊諧虞初徃徃涉及舊皆裒

而書之談言微中安能盡芟若乎風土爤惡人物代變政治醇疵錯出間見無所繫者亦於是乎在可以備故實考得失掇拾增益成篇立百體而馬係乎前吾有聞於莊子矣作雜志

石洞集卷十一

石洞集卷十二

明 葉春及 撰

序一

弼唐龎先生七十壽序

余兒時則聞南海龎先生治黃龍也羅浮三神山一股見外家言而三神山樂長生宮闕黃金銀諸僊人之所遊遨矣先生居最久七十而孺顏意是乎先生聖儒結

髮學孔氏之道術而一稟於六經自世抱一藝興陋先生為度堂都授其中當是時固已傾兩粤之士矣山藍縷絶莫知起時自葛洪而用章其徒趨之如水赴壑南漢據嶺表離宫建焉世殊蓬蒿藜莠茂遺址存僊人不來而霸主不能有也濂溪豫章以吏事至席不暇煖先生居山山之諸宇自此興當是時湛先生亦治朱明先生為設北面之席然先生廉食無梁肉衣無文綺不言而躬行其質行諸儒不能逮也先生入為京兆遷尚書

郎出守南中治甚有名當塗之人竟以老免是歲嘉請三十八年也古七十稱老致仕則令是已而太公不以其故不師使先生出而在事輔少主守城深堅雖壯夫不過也余何以冥冥決而逆斷于二十年所乎或曰世之日日常促山之日日常舒促故以五十御人舒乃七十而始孩且玉堂金門世之所高也仕者據之名山大嶽而亦受命有道紆紫拖金揖讓萬乘之君四五十年遠矣黃龍為湯沐邑施於無窮是天所以奉先生也余

聞古人之壽則以山故曰如南山之壽余不佞逃於石洞石洞率四百三十二君為先生保黄龍而余春及率先生門人若二仲所與遊上先生羅浮之壽

尋樂公七十壽序

列僊傳安期生魁然矣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項羽不用也封之生亦不用其將陷陳搴旗雲蒸龍變垂功名於春秋豈不遇世主屈信呼吸自托於羽化顧哉藉令見用不成則亞父鍾離眛成則淮陰彭相國而三神山

在渤海中黃金銀為宮闕世主甘心焉可望而不可至

安期生乃同羡門輩遊遨其上較其終始得失互相勝

耶尋樂公少負奇節博觀古今之載文事不售乃發書

陳篋取陰符經讀之三年而兵法成部使者薦于司馬

還護海上軍諸將受其畫無不捷者功遍海徼數奇不

能事當路于其賞不行公亦辭海上軍學長生矣世豈

有僊人豪傑之士不得志於世則托而遊若安期生尋

樂公是也方公在海上軍時掀髯談司馬兵法雖不及

三代之揖讓彬彬質有其文武焉使用衛霍之烈豈足道哉社樹以不用而全天年用則不難以身報主公之志也豈能如今之壽乎方書多言列僊之樂宫室衣服非人世有其侶皆乗鸞驂虬矣人嘗患不能至有無不能詳有之不無闕人間之樂乎尋樂公不往求三神山而家南海上東南生長之方等耳公嘗言用之以為利不用以為壽文武俱嬰世網而文易全武而不失其真惟有道者能之吾兒為其易者故唐憲君以儒起家此

安期生所無矣今公行年七十僊家不限于支賔容修人間之事謀所以壽而難為羞謂將致赤泉之飲員丘之糧東海之桃崟山之實十洲之麟以為脩槐江之玉以為㷋也石洞子曰尋樂公翩翩僊乎猶人間之樂第常具進不佞為之先必不拒矣

東源公壽序

實安有隱君子曰東源公東源公五丈夫子而中子稱山人與譚祁齊名葉子之在閩也山人願交故葉子於

山人懽知東源公長者也九月既望東源公覽揆之晨長君次君赴公車上壽而後行邑中豪傑與諸子遊者皆持羊酒上壽而修辭於葉子則使新禄父來葉子方圃卓峯之陽新禄父進曰先生受簡新禄父受鋤於是新禄父植鋤曰物得土而生得水而長得雨而潤得暘而輿水土雨暘備而無成者根不深本不固也是故根深則葉茂葉茂而實蕃葉子曰諾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盖亦有人力焉桔槔爲耶抱甕將事搰搰雖勞一日而

漼數畦加之以糞擁之以土暵不能害歲不能侵樹同而收十百則人力之爲也葉子曰諾廣畦五晦遍植嘉蔬力少事勤必生鹵莽一日而尺尋則不遥八日而尋常則不遠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亦各以時行耳假令祭韭而望瓜壺白首不得葉子曰諾人事既修當去外患牛羊草棘蔬之蓄也斥而去之乃碩蓄滋葉子曰嘻吾聞爲圃得養生焉東源公蕪之矣李氏寶安世家也特奏公始基之積德累善數百年至東源公曾之孫真抱

模是謂重積深根固蔕之道以為公壽世人薄已而厚望於天得之為無妄之福東源公事親孝奉祠敬居家禮合族睦持身儉律已謙與人恕濟物仁接士恭待姊友臨財廉見義勇人道全矣有德者天福之以為公壽天地之道浸浸寒浸暑萬物化生飄風不朝驟雨不日居一望十居十望百思慮營營非養生之經也東源公無他腸卧而于于起而徐徐與客飲輒醉醉則齁齁如雷矣嘗言應進士舉先奈次王次乃表等非漸乎以為

公壽生平與物無忤常誦龎德公有味其言之也故居城郭足跡不至縣庭楊侯致冠服曰朝廷之賜也不敢辭賓之謝不往張侯請黨正以禮義化誘其鄉有不善炳休之是故彊者畏其義弱者懷其德年七十叱咤之聲未嘗及於門者外莫致之也以為公壽

順菴羅大夫壽序

位無震而威馮然郡士也秩縣令由獄民司命焉低昂惟我直指之為條郡士之為使於是有狐而行虎而冠

不助善助凶為虐若某甲子民之所患苦也端州公為士廉平不苛部無寃人岸無滯獄刑倚於祥仁周於法故民視直指如雷霆視端州如父母於豪猾不道若鷹鸇於烏雀也於修正士若子弟於父師也粵人頌曰豈弟羅侯我嬰我煦何以祝之受天之祜又何祝之爰及而父眉壽無疆王事靡盬端州公父為太守公太守公初屬廷尉亭決平遷度支郎東殲隝夷北扼彊敵軍興不匱三殿辨治上甚任之出守貽州大理兩郡錯介蠻

夷明義惇信已責救乏通闗易道寛農省穡本秩禮禁
奇邪抑强禦逮鰥寡上儒術事耇老檢式化條所部愛
敬或以疏節見過營留耕堂老焉端州公謂南海冒生
大人幸教應台荷上恩父子免於負擔繼典州郡自惟
衰老不能報明主萬一孺子具官當伏節官下惟忠惟
孝無忝前聞賴二三君子獲免於盬顧辭親而仕封壤
萬里晨夕帣韝鞠胣以羞甘膬不能心甚念之常叩首
南極君祝大人無期之算從官滇南道故里大人適春

秋七十奉觴上壽應台幸甚大人好文事端州有研不敢將東望羅浮西指勾漏竟相屬也葛洪得請勾漏求丹砂往羅浮治之長生大藥能無藏於玉笈予為我圖之曽生問石洞葉子葉子曰末之藥矣君子之壽以身永壽以子薛宣不問子吏事知不能也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子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慶為齊相齊國祠之庶幾或然萬石君徒恭謹見知無他大畧不足術太守公以儒起家為循吏端州公歸謁朝服見之問何

以治端州條其對太守公必喜父子纂其緒永有辭於來世何壽如之且太守公未老而歸逸老以啚左圖右史無關於心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昭州以南端州以北大理以東其為人也多矣昊天雖高豈無聞於斯人之祝大樂何為曾子曰以此復端州其有將矣

先竹梁翁七十一壽序

南海上有梁翁者稱先竹翁客曰翁非竹何以竹竹而非何先或曰翁所居名竹自其先世或曰竹物之貞者

也虛中峻節深根直躬高摩天厚蟠地聲中律呂其陰橫畝棲霜雪承風雨貫四時而不易葉改柯物之貞者也翁象之翁有子伯鸞與周生焞周生一桂洗生三槐譚生宣化學于石洞十月某日翁初度伯鸞辭歸周生輩請石洞子翁仁孝節廉人也有高世之行者四事親孝供養備祭豐肴烝蕘匕曰惟親之所欲與曾參養志於祭則未有聞翁行之此其過曾參遠矣與伯兄居自作而逸其子揃爪沉河周公為成王可也何者親則兄

子尊則王兄子非王而翁修周公之事振人之急不矜其功俠也長者或難之翁家以儒教節食飲賑窮乏恂恂里中里中稱長者然容相仇夜過翁翁攝衣出調已乃召仇家仇家立解歸寢雞未鳴也孔子仕魯沈猶不飲羊翁行於鄉而油不溷二子長某服賈次伯鸞服儒翁戒二子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賈且廉况儒乎伯鸞用是藿食緼袍至人之急則罄其槖蓋翁教也翁春秋七十一矣百體堅强耳目聰明髮鬢黄焞等辱交伯鸞將觴

翁乞言石洞子曰翁壽宜哉草木含陰戴陽春榮冬瘁竹檀欒冬生貞也物固有之人亦宜然翁恬澹無欲虛也堅固不渝節也潛心深也不澳涊而比周直也蜕穢濁而上征高也重積厚也鶴鳴于和聲也䛕人而人䛕之陰也備數者竹也四時而不易葉改柯壽也翁壽宜哉衛武公有德詩人稱竹以美之曰瞻彼淇奥緑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不可諠兮君子而不諠是爲壽衛武公年九

十五矣猶作懿以自儆懿自壽也不可諠人壽之不佞安能文二三子其賦淇奥

襟江黄公壽序

毛聯伯輩將壽襟江黄翁而屬祝辭葉子葉子敬諾久之聯伯再以請葉子曰籛鏗小豎子耳以久特聞翁八百歲人也需之久之固以請葉子曰抱一處和廣成子以居空同翁千二百歲人也需之至是翁年七十六矣聯伯曰天地雖久而郊必歲修父母雖壽而觴必歲舉

何則因初而展敬也令況冠服之命葉子竦然曰余與大理公同齒翁大人行也敢辭十金之子不黙綈百金之家不練千則綺萬則輿通人盡能之耳翁故饒益夏曰葛衣冬日緼袍出不蓋食不旨山澤之癯不儉於此矣三尺之童屢屢章句一入横序步高而氣揚翁藉博士有聲謝去之退然如不勝衣吶然不出於口田野之夫不慭於此矣父以子貴結駟連騎危冠束帶赫赫里中大公也大理君以大夫佐郡翁踧踧民間負擔爾之

閭閻黔首不跼於此矣所謂懷玉衣褐哉壽一雪澗公之子翁為伯命叔季農伯儒久之不第也翁曰棄父之命不孝罷苶精神求不可得之名殘父母之遺體不孝不孝等吾寧居此況大載足賴也及大理君官滇中欲迎太公翁曰探奇之士皆有事於五嶽未論舟輿其跋涉苦也昆明勝甲天下兒第圖之吾卧遊耳曰射昆明返照點蒼山翁大吽曰世稱飛雲見曰何如點蒼吾遊足矣所謂無役其神乎壽二家嘗有曾參之事縉紳先

生豪長者多為請卒白翁與佘同患曰誣已若免苦又苦聽之亦白所謂無勞其形乎壽三縣博士弟子請於令翁孝弟人也事雪澗公孝雪澗公富因其業而修之盡以分於叔季終不以長子而私其財母夫人春秋高失雪澗公事之二十年惟謹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未嘗失色於人訓子義方大理君為吏循二子皆有常業嘗為博士弟子詒諸生才而不仕者冠之翁宜如詒於是冠服舉觴客曰翁緼袍不綺乃冠服乎葉子

曰舜畫衣尭宵然喪其天下任之耳是故來而留之非也辭之非也不察其然而非之非之非也翁任之壽四後數十年余更壽翁需之

晴南翁六十一壽序

萬歷己卯水南周生躡屩叩石洞上謁葉子曰焞寶安水南人也家大人稱晴南翁命焞里父教子童而習之射策甲科望耳夫射策甲科急公家便利百姓是務吾安敢薄之哉無亦惟是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高官重禄

以封殖而家曰屈首受書至勞苦矣卒而獲償是商賈之行也當此時父母奉璽書被章服以詫鄙小縣鄙小縣孰不謂寵然不肖之身君子指怒之曰叱嗟而父母糞壤也生此臭腐辱不亦甚乎牧堂老人挈濂洛之學教于元定師事紫陽夫子遂成大儒後世誦牧堂不衰則元定以也吾聞有達者石洞先生孺子謹事之無忘元定之志矣焞奉家大人命頓首上謁願得備掃除惟先生辱振收之余既奇生而因賢晴南翁余過水南晴

翁相見其神充然其容赭然蓋修道而養壽也晴南翁曰吾學醫醫載籍極博上古書若奇咳石神接陰陽等不傳傳素難等方之儒其五經也儒之言備於程朱以醫方之其明之彦修也世人徒言師心輕蔑經傳此與耳食無異吾誦素難數萬言明之彦修輩誦之又數十萬言如是數年出而為人診治有驗未精也行求先識師問又數年為人診治有驗精良雖無秦鏡五臟癥結不吾閡矣竊意儒者本之五經參之程朱而於有道取

正寧獨醫乎余既賢晴南翁而因以勉生生入羅浮下惟發憤不下山者五六年翁之教也翁少孤事母孝友于兄弟族黨畏其義以故無逋蕩者有爭得翁即觧自其母夫人好施予翁益修之所衣食人甚衆及醫專以醫為施往來惠潮惠潮人爭容之不得歸歸則他邑戒舟輿又至爭容如惠潮一歲中歸水南率不過數日然其所全活人糈輕重與否不問也語曰居之一歲種之以榖十歲樹之以木百歲樹之以德豈不以報有遠近

而所樹爾殊哉朝出一緡夕操券以責入無幾耳出捐千金貸遲之數年息乃不肯晴南翁所以自待與其教子皆百世之業也即如里父之子射策高第紆紫拖金以事其親賔客闐門奉觴上壽鄉里動色然行不逮乎中人名不挂於清議翁固不屑之矣時乎未至菽水盡歡焞合志之士匪有如瑱之幣如澠之酒徒取無能之辭以為翁壽翁顧樂之葢所志遠也今方六十始基之矣

秋崖任先生七十一壽序

余受博士經蓋與秋崖任先生同舍余少先生十年嘉靖丁未先生亦年二十六耳分部都肄諸生則先生褎然舉首當是時乗車盩膝一舉千里刷幽燕而秣荆楚在旦晝間冀北之馬豈不驤首而馳瞠乎後矣渠令伏櫪老耶先生不特經術屈人其知畧足稱也生平好奇偉俶儻之畫策昔蘇秦起閭閻連六國阨塞彊弱之處兵所當出卒乗芻粟少多不啻觀火生斯而長而直百

里之内惛惛不辨尚安事智故惠四竟谿谷人民水土所殖謡俗美惡先生不出户而知庚申兩江之盜環視而起烽火達於郊關民去田晦於是假守雷公備兵方公請司馬張公討之而寘先生莫府調兵食其所有兵若干其千夫某某兵齎糒若干其轉饟某某守某隊某覆某道某擣某穴某出鋭師以佐之某防某逸某要某歸令既具方公喜曰亞夫得劇孟而知七國無能為也生所部署虜已在吾掌股何論劇孟哉先生亦將一軍

豪家漏師虎出於柙久而後殲本先生之謀也方盜奔突水以東盡徙入郡城於是古唐之貫父請城水東貫父為植先生佐之計丈數揣高低醵財用議遠邇程土物畧基址幾年而成不愆其素縣由是遷余亦得托處鶴峯之下豈惟鄙人惠人百世拜二君之賜先生數奇乃謝博士歸初先生師事南海龎太守嵩談名理至是發篋出圖書觀之超然有得著圖書律厯尚書解皆成一家言貫父弃余無以為質結髮同舍惟先生子宣體

行從余受經兆行與余談藝則時聚于南樓南樓者縣城南樓貫父先生之所搆也𥡴以瓴甋一木不施余多暇日輒與諸君登眺其上西江東下南山對峙眄江山之如昨嘆吾儕之已老及時為樂可不務乎歲在壬辰先生春秋七十又一子壻後生將介眉壽則請余為酌者先嗟夫先生抱不世之畧槩其夙昔豈願伏櫪老耶社樹以不用故壽假使先生得當當世之主將城紫塞築受降揚旌萬里之外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登臨翰

海馬革而歸未可知也不用而壽非其志矣昔馬文淵兄弟相調及出浪泊見跕鳶而後知下澤車款段馬為得此猶兩人先生前則文淵後則少游其壽宜已不佞壯心未降雄劍啾啾時鳴於室先生鬒髮赬顏步若奔馬不佞齒後衰先松栢柳蒲殆非虛語時置黨正會婁饕餮讓而不居爵然塵垢之外質直方正式化鄉閭築室杜門以課孫子既庶且賢箕裘相繼天予多福亦先生之自求也不佞懸弧四月惟夏聞諸道路體行將以

先生之觴觴之嗟夫春及已忝所生奈何傚一勺之惠方約兩生遊五嶽庶幾飡六氣以養餘年春及不敢當禮則先生受爵可已

高士毛翁七十壽序

古之君子以實為道後世不免近名非獨仕宦爾也隱亦有之古之隱者百畮之田環堵之室躬率妻子胼胝手足於山谷壟晦之中詩書之教五帝三王之道術服仁蹈義如食飲厭而已得時則駕不得則巖居而川觀

未嘗揭日月而行以蕲人之高之也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以其不事乎則高之乎身居事外而惟志之高尚故可則也事則高尚其業不事則高尚其志等耳皇甫謐纂陶唐以後二千四百餘年若被衣至管寧輩九十餘人為傳曰高士夷齊兩龔以身徇名不與焉夷齊求仁得仁品隲固未必當猶曰慎名洎近世江湖魏闕不能勝而從之猥自托於隱以為名高則幾無實矣若毛翁所謂以實為道者非耶翁少為博士弟子

有聲亦欲秉時而致當世之主久之不第嘆曰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褰而回車日暮而後舍止非早服也河清可俟人壽幾何遂謝去邑令舒顧固請不可則以高士旌之人因稱高士云翁家羅浮山下南海龐先生來講聖賢之學翁先從之門人所以益親皆翁以也至是歸羅浮山楗户不出惟舊學之繹身雖隱而道益進矣翁質行悃愊少文而人倫為之本自其先西園公饒貲財祀田猶尚壓壓翁修其業而息之家不訾祀田益廓慶嗇

問遺故人必賙遇困乏倒囊給之或貰貸不能償折券不問也長女許陳氏已而壻卒與女河源某氏素封也一日籍其産願以家厚翁後妻妾告言則奉百金為壽請右之翁曰吾已許若翁矣所不惟理之直有如日其重義如此生平無它好好詩書不求甚解意會則欣然忘食庶幾陶靖節云日詠陳公甫詩自適間作詩亦不甚工求也及翁春秋高矣曰子不負羅浮筋力子負則於舍旁築觀羅臺杖策眺望竟日乃退客至如之子歸

石洞嘗過觀羅臺謂翁望相輪何如親者曰是目與足非一身也假令親之有目與否請觀石洞曰羅浮是請觀葉子曰石洞是請自觀之大笑而去翁有子男三人鶴年鶴翔鶴翀令朝夕問寒燠惟鶴翔鶴翔黙而好深湛之思取宋儒所著書為之釋其所游知交皆長者天下有名之士也自翁父子賢而好客則戶屨恒滿遊羅浮者無不造廬而講業焉曰翁矗然與羅浮爭高不登翁門是四百二十一峯畢登而一未陟也今翁年七十與

鶴翔遊者徵言石洞昔公于年謂瞻子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翁重生矣壽不亦宜乎夫壽人者必岡陵翁將使人觀我不徒羅浮之觀也客賦南山有臺

方伯建州滕公六十壽序

伯吾粤者則莫莆田彭公臨海陳公華容劉公蒼梧吴公賢矣其術學端其德固其於民厚而身之眂薄於民不遂若螽蟲之螫而不能一息留也於其組綬若蛇蜕

蜩翼可撠而擕也人之不善雖貴不敬也善雖賤必下
也可達可塞可廊廟可巖穴臨大節關木索嬰金鐵幽
圜墻持戟而戍若匡牀而席之也葢三十年四公比肩
粤何幸與不佞卑卑嗟生之日後不然者擁篲而除所
欣慕焉又七十年乃有建州滕公生不後矣所欲擁篲
而除恐公不我與也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南楚好辭
巧說鄒魯矜節而重儒豈故才性殊哉其風成耳閩自
中立傳洛學羅李濫觴至朱子而盛幾墜滕公乃紹明

之入主秩宗典天官出督浙中學不具論論粤事初令番禺再則廉訪令方伯大氐尚儒術砥名節本秩禮厲筦弦匡困乏逮鰥寡尊黄耇禁淫袤正法罪赦眚災節器用平徭賦扞奸宄固封圉諸政政可知也張弛措注一於道蟬蜕穢濁遊於塵埃之表不可知欲識四公則滕公乃其疇矣四公名臣有傳獨列陳公名理與吾粤陳子同陳子世所稱白沙先生也四公在粤陳子皆友之彭公至推轂于朝陳公以宋道學傳訓序屬陳子其

重之也去耳目全虛圓若未契則陳公可循哉正德來學者好詆訾朱子夫畧典禮崇玄空稱微妙難識吾不如彼一道器貫天人博文而約之禮胡不慥慥君子彼不如吾鄉在京從學士大夫談其言捕風頭痛而返盖闇昧如此滕公命性融朗本之躬行則朱子之教也不侒耕石洞未嘗通謁當路公亷訪徒以虛名求之已歸歸宗山不相識頃見如平生歡夫物以形用龍則以神聖人在世其猶龍乎潛則淵飛則天神也孔子謂烏之

飛魚之游獸之走知之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乗風雲而上天知則何以神馬公有龍德以歸宗山為淵雲烝龍變則將澤於天下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佞何足知之且神生於無形是萬物之宗也形用則匱故聖人因神而存之處於天地之間將反於宗之人也遊乎陰陽之始而通乎物之所造無方無體後天地而長存矣扶胥李君曰人皆厚形以養生聖人惟神之貴神則變變則久吾乃今知公所為壽也彭祖以久

特聞不亦惑乎適公懸弧之辰請以是進

兵憲黄公壽序

粤故患兵而嶺東西為最嶺東徃平兩江二源置新邑號永安長寧若人初離藥石恃粱肉以輔之也天子念安寧百姓無如二千石良彼其身之不治如百姓何於是吴郡黄公被簡書出守吾惠以仁恩為醴灑以禮義為鑱石以教化為橋引以刑法為毒熨潄滌澣浣調劑薰蒸一年而陽二年而浸三年而盛四年而強五年熙

熙皆登仁壽之域公之賜也嶺西平亂置二邑亦以安寧名之天子制詔惠州太守嶺東幸安寧稱其名其治兵而西公曰君子不易民而治民即易其治同不易官而理官即易其理同况東西如左右手又何睽異之有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不容髮不佞願無兵之先而民之急也仁恩禮義教化刑法一如惠謂鄭使君不佞幸與執事比肩共事不自意策蹇駟為君先驅願命僚屬修職以贊不佞不佞拜執事之賜謂康州

守羅君鶚高要令蕭君九章輩諸君卿奉職守城至勞苦矣勉思職業監司不敢怠下車僅半歲業以為百年之計所部大治會中秋公當覽揆之晨使君率其僚屬壽公而假辭於石洞石洞爷曰以文則吾不能以知監司則吾惠人也治民治身道一而已語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耗失而不為聚保也水而益深火而益熱謂之益多早復則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公治程書如其

治兵無闘不翕無勞不逸壽之徵也文惠君養生得於解牛黄帝治天下得於牧馬利則存之害則去之故爲天下亦去其害馬者而已族則躊躇大郤大窾依乎天理要皆無厚而入有間公以强陽爲大軏以頡滑爲害馬以自然爲良刀可以保身可以長生壽之徵也樞不蠹而流不腐動故耳過則爲害有國家者日夜淬厲其百司鼓舞其庶民毋令偷怠呰窳上下一體血氣流通而亦不致叢瑣公執天之行綜物之紀豈不孳孳動而

常靜則此以為之主壽之徵也以治身者治民故民
得其養生而不傷以治民者治身故身得其養壽而勿
替故曰道一而已宰相輔天子統百官鈞四海仁覆天
下而人不以為恩武震天下而人不以為黷中和致位
育成君有無疆之福臣亦有無疆之聞功名著於春秋
亦此道也如適萬里之途百里於十里遠矣而未及千
千里於百里遠矣而未及萬公以惠為百而嶺西為之
千萬里為歸而後蒞以大椿俎以索桃庶幾可壽公耳

惠人思慕乃在今茲嶺西未及期月而萬年以為階騠駃七日豫章七年已知之矣壽可也天官書南極老人常以秋分候于南郊是月既望䇮于端州煜霅照耀光於疇昔必兆公也鄭使君請先壽觴小子踧踧隨進

加封中順大夫惠州府知府開溪黄公壽序代龍塘姪

余不佞防海東越禦敵北平乃今陳臬三齊八年於外幸太守在郡竟内以寧鬭伐不至丘木歲在徒維太守

以高第進憲副備兵嶺西郡人追思功德立石羅浮之陽追琢無能之辭以示來裔不佞勉為之矣李父在端敬問起居無恙幸而教之憲副在嶺西比及朞月有司兢兢奉法民各安其俗樂其業三農不聳四方無虞郡邑吏祝憲副百年以惠端人又祝太公百年以祚黄氏憲副之祝授簡在余令兹進爵太公屬余恩於載筆郡丞方君徼福乃公祈得覯察一言以當憲副小子言矣夢熊幸從編民王父憲副若以匹敵公大王父行也重以

季父之命敢不敬諾聞公上世豪於東吳中葉而微兩世皆逢掖早世惟是藐諸孤四歲矣兩捼撫之是為溪隱公公王父也溪隱公學黄老家言好施予日具飱於九達之逵隱民多就食焉以為常時出納命祓量而量命祓衡而衡終身未嘗衡量親也既老道益高方對容若客問公結髮談道庸亦有異術乎投盌于壁膠焉其異如此溪隱公生守溪公守溪公生閒溪公是為太公溪隱公羅豎昂其直予之矣丈人歸責豎奈何使而翁

二價哉奉而歸溪隱公溪隱公大奇之請結婚丈人曰吾老矣止一息女不門楣之望望堂搆耳於是溪隱公遣公贅丈人女即陳恭人也公在甥館俶儻周慎丈人謂甥無害家秉盡屬焉公修兩家之業而息之貲用益饒然其好周人之急一如王父謂吾世家溪上而舅號愳閒於是稱閒溪云憲副生於陳氏及貴主事司寇公業封主事進郎中遇覃恩加封郎中出守惠州上最則又加封中順大夫惠州知府嗟嗟公之壽之爵豈有既

耶天地之道積積則久久則大太伯虞仲文身斷髮以啓句吳傳二十餘世積千載而後子游北學中國得文學之精華虞夏之際雍州以為上田揚居下下其他可知當時貢于王府不過金玉之珍篠簜橘柚之實而已積二千年而後有十二國之吳又七百年而後有三國之吳盛於唐宋而極盛於今日三江五湖之勝猶昔也杭稻傾東南財賦甲縣寓學士如林朝紳如柢當國三事吳居其二盛之盛矣海虞亦吳中一隩區也子游之

宅在焉憲副得子游之學應運而興將埒二相而三之公之世德有可言矣中葉稍微溪隱公積之在老氏謂之早復守溪公又積之在老氏謂之重積德合二姓之積以貽閒溪公所謂莫知其極者也積於家則積積於國則積積於天下則積而公適當其盛非直百年而已抑余知公所自為壽焉海虞南有具區北有江其東則海豈不浺瀁大哉何以大其源長也羣溪混混此實以為之源公家溪上以閒名得其道矣夫溪遇風為湍遇

石為瀨如練如縠如鳴玉如濆雪直者中弦平者中矩溪何心哉今且有人沙棠為檝木蘭為舟直鉤而釣一朝而連六鼇不為喜終日魴鯉一無獲不為愠風雨息於溪畔霽則鼓枻遊於汗漫之鄉其於溪忘矣有道之士險夷順逆一不入其靈臺事萬變而心常閒猶之溪也儒者徒襲成言祇謂山壽水流不息非壽而何余故知公之所自為壽也憲副澤潤天下譬則具區江海其源要本於溪不佞儻得謝存公於家請挽溪流以為公

壽郡丞且酌西江之水

平山李翁七十一壽序

平山翁者衛使靜軒公從弟都閫東泉公從父吾友守白鴿門鶴峯子從祖叔父也其先含山人始祖總管公從高皇帝渡采石封千户侯四傳至武德將軍調龍川至靜軒公晉衛使始徙惠州靜軒公之來惠也墳墓宗族田廬皆在龍川都閫公考歲時伏臘念其先輒欷歔不能食常曰使我强下一七徙以平山叔耳余兒時從

大人居都閫公右塾與鶴峯子同學平山翁自龍川來果實纍纍余得啖焉都閫菡於平山翁長矣余窺之庭闈閨如也惟謹平山翁雖將家子乎恥與綺襦紈袴者伍更折節好修立然諾邑人信之邑中有爭翁居間為陳利害曲直輒觧即貰貸金錢願得翁一言輒聽於是邑人語曰烏用劑約不如五也諾五翁小字也邑令尹公聞翁賢得人心訟多屬翁決亭翁曰大夫所為屬某訟者為某公也不敢以親戚故負大夫林公至聞翁賢著

其家曰齊民之表官寺城塹則又屬翁翁曰大夫所爲屬其官寺城塹爲其廉也不敢以腐惡負大夫當是時大盜鮑時秀鴟張詔討之林公以彊吏當行强起翁曰公將家于閑軍事雖老强爲我起盜平林公以功受賞本翁晝也白蓮盜起則又强起翁散之於是林公論上翁行誼忠信請以賔禮賔之翁謝曰其介胄之子閭閻之賤夫也大夫不知不肖使得備趨走自其分奈何冒冠裳濫尊俎乎竟謝不往其辟名如此石洞子曰好女

妬之娸也好男身之菑也豈不信夫以平山翁猶然遇患士之砥礪名節而蒙不韙可勝道哉平山翁於林公稱知已矣有可為地何所不至謂於其終利其羨散白蓮盜得槖中裝捕論之雖得白要是非爽也翁今年七十一矣諸與鶴峯子同僚咸曰平山翁吾大父行也吾輩戎行宗族子弟綺襦紈袴孰與平山翁節請為壽以勉吾黨石洞子曰此可謂無天哉讒言淆亂安可謂天七十身彊耳目聰明奉觴上壽者肩相摩也安可謂非

天然余在都閫公右塾平山翁方壯而余與李子孺子令平山翁七十李子與余衰矣人生世間如六騑過隙自今以往至百歲壽觴四耳可無醉乎

柳州太守龍坡鄭公七十壽序

鄭大夫昔爲郎南職方典軍軍鷙悍難治馴於大夫之德業俎豆之矣出守端州則宏庠序之教修起學宮盛鐘鼓管弦陳詩書禮樂庀其未備而申其未飭淬厲兩學弟子語在楊太史記郡有崧臺書院則又檄十二學

弟子講業其中剌經綴文都授其旨而躬爲之矩矱其言曰家大人以射策甲科敭歷郡邑所至羣學官弟子教之而當朝宰衡褎然舉首功遍楚越語在胡司空汪司馬馬司徒陳司寇祠堂記若德政碑不佞於家大人無能爲役徒藉父書幸得備位爲郡師帥不能修明教化帥先諸士雖有良材大廈不具謂家學何謹奉家大人之所甞試與諸士切磋究之朝廷免於簿責且得藉口復家大人則不佞之願也葢大夫翁龍坡先生甞爲

郎不用其為郡邑即漢吏不過云故大夫治民一本先生化條乃其訓諸士如此諸士則常偶語里父於予曰望登庸教督豈不孳孳即有負程或不免於姑息大夫納我陶鈞恨不速化惟分與名號王父允哉詩曰如岡如陵請以崧山為王父壽又曰晉人有事惡池則有事於河齊人有事配林則有事於泰山以漸而尊禮也我等小子雖未嘗摳衣於翁之堂於大夫紹其所聞是曰上會稽登禹穴而聆翁之謦欬也惟分與名號大王父

允哉詩曰如川之方至請以端溪為大王父壽於是翁春秋七十有三攝提貞於孟陬揆于初度大夫以在官守不能希韝鞠𦜭于家奉萬年之觴拜送使者于庭文學博士亦帥弟子北向稽首上萬年之觴會四百三十二峯主人在郡徼辭以先酌者葉春及曰詩言文王壽考遐不作人有以哉化不及千里教不及百年不可言遐壽於何有文王自北而南被于江漢百世而下興猶待之故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雲漢得天而久明文王

久道而成化詩人其有取爾先生抱先王遺經以教楚越未老而休乃令施於嶺海學者宗之為祭酒所謂壽考作人非耶且人樂有父母樂有兄弟胡夫人與翁齊年辛夫人竝稱壽母兄弟十有四人子孫千指何論王天下者大夫褆身兢兢思遺父母令名瀕印固無愧怍藉令家食寘身諸子中歲時上壽敬進巵酒與嶺海弟子千百餘人壽孰多也四海尊親莫如王天下樂孟氏直以三樂登之其權審矣余觀詩知先生之自為壽觀

孟氏而知大夫之壽其親文學博士曰大夫豈區區端州德教將加四海當是時翁春秋益高玆奚足也葉春及曰吾就令言之文學博士曰善謹録以付行李

大中丞臨武劉公六十序

朱鳥之下有鉅人焉高辛氏爲祝融百餘歲至陶唐氏爲四嶽四千餘歲爲明大中丞臨武劉公横艾敦牂嘉靖元年辰在壽星日得辛丑大中丞降于朱陵之臺葢衡之精云天有權衡地有衡嶽人有大中丞是歲大帝

明于中宫其氣自楚起三十二年丙大中丞入紫微垣

衛歷太微之庭斗牛女之分翼軫之域銓德鈞物順三

光以育羣生兩粤古南交至于海隅東至閩西至牂牁

皆祝融所治也大中丞出錫六纛象參旗錫鉞象東井

西曲星錫彤弓象天弧彤矢象天矢有星孛于翼軫及

牛女射去之已射蛟海中帝於是就軍錫命司馬位北

斗矣昭陽大荒落萬歷九年日躔壽星三百六十辛丑

將帥獻上大夫薦幣郡邑吏旅于庭庶民頌士躍石洞

子受命四百三十二君奉太上長生之藥軍正曰鉅人天地所命也乃有虹電五星二龍之符尹氏稱申伯藩宣本之於嶽降壹以暨乎鉅人是孔真象首於尼而老稟形於亳也石洞子曰度索之桃千歲而華實楚南之冥靈五百歲為春秋豈不育於陰陽表地而志之則度索楚南云爾正曰徵哉南極老人常秋分見離衡乃當之若然冥靈可薪而桃可再食也石洞子曰小年不如大年數始于一成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周而復生干支

所以紀而非其所紀也形生數神主形聖人因神而存之大司馬雖軒冕乎嘗棲太虛實洞北至太和問道空同矣坐廣庭無窮之門至馬是故造化在身宇宙其掌股也摹邵氏書布寓內豈虛哉羅浮南嶽之佐小子嘗辱薦書頓首受之大司馬惡乎受諸受於太一

牛太恭人劉氏六十一壽序

自昔奇偉倜儻之士策名清時樹勳帝室福澤傳於子孫豈獨其人瞻智哉婦道章而母儀立也余覩劉向所

傳列女及續傳他亾論母儀賢明仁智三類其於女德詳矣可謂令無人耶劉恭人者牛將軍印泉之妻少將軍庭珪之母也其父劉公居惠河南為大姓初牛將軍少學劉先生所先生名梧學士所稱古唐先生也劉公造先生數目將軍先生曰必欲得壻無如生劉公曰諾劉媪乃大恚公常奇女必大貴奈何妄子牛生劉公曰非婦人所知也卒予將軍恭人既歸事舅姑孝盡脫簪珥以佐饘酏𦴭羹舅姑安之將軍先世百户侯當嗣恭

人曰大人常奇君幾是乎丈夫致身何常之有或以文
章起家或以干城扞國君勉矣毋過慮妾事舅姑不謹
將軍既官數受命討賊恭人則又數勉將軍臣事君猶
妻事夫妾幸得以巾櫛奉朝夕兢兢不敢失尺寸君如
惜身惟妻子是保若君父何席先人之寵以有祿位荷
殳行間斬將搴旗摧鋒陷陣掃蚩尤爵通侯休光奕於
無窮斯臣子之大業而丈夫之偉績也語曰懷與安實
敗名畢萬匹夫七戰皆獲有馬十乘豈在寇哉將軍遂

腦𨄚髓朝曦分犁亞元磔裂世喬滅東夷平惠潮殲曾藍之寇進萬户本恭人之助也及少將軍長將軍春秋高矣恭人乃謂不聞養由基之射乎繼以善息君被甲戴胄四十年苦兵請息肩於孺子何如少將軍嗣公遂老日與恭人翳茂樹臨曲池觴酒為樂恭人則又謂少將軍予攻苦茹淡而父櫛風沐雨蒙霧露賴天之靈以有今日使孺子具官而知之乎勉修職業毋貽父母詬恥少將軍頓首受教故居官淬厲卓越不與流輩伍盡

節官下以其間與先生長者遊學日益進說禮樂而敦詩書嘗慕郤縠之為將也自連帥以下大賢之人謂恭人能毋矣於是恭人年六十有一少將軍則置酒觴二人前帥諸孫上壽豪傑日進牛酒葉子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婦而賢矣未必其夫賢其夫賢矣未必貴貴矣未必偕老又未必成子姓成子姓矣又未必賢恭人與將軍皤然偕老衣紫横金少將軍諸子詵詵豈非吉祥善事天地之盛福哉益信劉先生能知人也

徐賢母葉孺人六十一壽序

伯兄中憲公長男是為將仕君將仕君其女長也是為東陽將仕徐君之妻焞之母於余為姪孫女余家稱長姑惠人稱賢母葉孺人云中憲公慕古家灋以禮訓敎子孫而孫女最孝中憲公亟稱之余支子也齒不獨於將仕君少於姑亦少然見必拜曰吾王父行也敢不拜中丞君亦支子也齒亦少於姑然見必拜曰吾父行也敢不拜其有禮如此將仕君晚舉兩男以是藐諸孤能

主宗祊姑之德宏矣為東陽君婦於前婦之子必慈曰吾夫之胄也於宗家必親曰吾夫之枝葉也於宗之賢者必敬曰家之秀也吾夫之所敬也於姻亞戚屬必嫺曰吾夫之肺腑也家世羅浮力農東陽君雖宦學哉課督諸僮僕樹藝必勤必儉曰吾夫之世業也東陽君學湛先生所以春秋高等主簿東陽鬱鬱不得志姑解之曰孫寶言士安得獨自高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且君何如程伯于而薄之也東陽君起謝之用是有聲其

官二子焞焜皆倜儻有大志而焞尤好古人之學門外有長者車轍抗志山林游心辭賦世間榮利不能一入其懷也姑則常語二子而父學湛先生求天理尚體驗固將升仲由之堂入尼父之室獵聲華僥富貴奚為於孔子之門是不有其父也自二業合有志之士宗之而父抱經濟之畧犢龍鳳之文徒以其資屈首黄綬鄉里小兒叱咤而主其柄出見督郵入對妻子口雖不言氣勃勃而屯結非一日矣吾雖婦人安敢以富貴溷子違

正言而悖國制棄中道而慕高節亦不有其父也二子唯唯君子曰自昔母教有矣明聖賢之學持中正之論其徐母乎於是姑年六十有一諸與二子遊者謀上壽而乞言於余自尹焞母尚志養士莫不賢之如是則祿養非耶當時學禁故尹母以志勗子令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莫之禦而不為諱稱顓孫曰吾言行之慎已有令名而親之心是咈非志養也祿位名壽以養其親所以為孝使後世有兩焞母不亦可乎焞勉之

劉母七十壽序

銅峯生者寶安奇士也家銅峯稱銅峯生生少學書不成棄去學劔又不成而托於酒人其於酒雖孫吳用兵白圭治産自以為不過之矣生嘗稱祖伯倫氏有明德於晉封於酒泉後世莫續紹明先世之統其在子乎生既續封益不治生産好從學士先生遊母汝南君見門外有長者車轍常治具交賓客歡其於當世榮利若蚊蚋之過耳矣士故以此附之萬歴五年四月某日生同

飛雲生訪石洞先生遂登飛雲飛雲飛雲生莵裘也是日行霧露中鬚鬢如綴旒至飛雲飛雲生拜生亦拜頓首曰人言飛雲最高此其去閶闔不遠哉臣有母汝南君撫臣甚苦臣不肖不能為母光願帝錫母百年之身是大造於劉而不弃其孤也帝若有意於臣則遣豐隆以告臣蒲伏俟命是夜宿泉源西北下殷殷有如食頃大震上山盡動摇雨如注電繞身數匝每震蟲輒喋聲生輒大呼與應和石洞先生嘿嘿耳下山生見人輒呼

已得請於帝母壽如羅浮矣萬歷六年元日生復至山頓首元日帝出政之首帝已許臣於泉源顧首錫母是年汝南君春秋七十有一飛雲生乃同李生某黄生某謂石洞先生汝南君賢母也十七適某公某公好賓客奉入或不給則脫簪珥佐之事嗇姑孝敬買二姬進某君顧自舉子其教生雖古賢母何加哉銅峯生事母又孝一念動天天為之答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非耶先生覩其事請為母壽石洞先生敬諾容遂登堂成禮

生頓首曰其不肖不能事母賴諸君子寵之母大喜書曰厥父母慶用洗腆致用酒諸君彊飲皆醉而去

曾母壽序

曾仲子貧奉母朱夫人居旦夕或不得甘毳而菽水盡歡愉愉如也伯子怡怡如也仲子雖遊諸生乎門多長者車轍其遊知交皆海内有名之士矣今歲有司察郡邑茂士與計偕仲子不應令而十月望當夫人揆祥之辰於是諸嘗與仲子遊謀上夫人觴而令不佞之辭先

客曰仲子豈長貧哉顧夫人春秋高矣幸得上公車即無事甘毳而以此時及夫人壽庶幾得其一盼雖南海為上尊羅浮為加豆介羣仙而獻酬之蔑是過矣六嶽仲子曰是焉知夫人哉夫人自其先公為吏乘軺行郡國歸孝廉公而翁綰銅章彼見韠翟粱肉直菅蒯糠覈耳孝廉公舉孝廉三十年未論交適使儆撼摇牀笫間寧能保箕穎之節乎夫人終不以一日之娱而忘夫子平生之守若是者志深遠矣藉令仲子得舉于今無過孝

廉公夫人不甘孝廉公升斗之粟而甘仲子乎客曰然昔尹氏母以志養命其子遂不舉也千秋百歲後知尹氏母請以為夫人壽六嶽子曰未也驥無心千里伯樂不得不乘楩楠豫章無心明堂匠石不得不御何者物有至之矣仲子負千里之足具明堂之器即令世盡瞽乎不然將有合也不用而簞瓢養亦救水用而大亨養亦千鍾如夏水冬湯惟其時耳夫人嘗以國事教子無甘富貴無寧為國華乎客曰然昔蘇氏母與其夫布衣

終身而令予為滂千秋百歲後知蘇氏母請以為夫人壽六嶽予曰未也春及不佞辱與仲予交弟畜之而母事夫人固知夫人之懿當夫人于歸孝廉公具父母上有大父下有諸兄弟娣妹孝廉公庶而父融縣公又最嚴夫人逡巡其間内外無間服婦事十四年米鹽必親女紅窮日夜融縣公分諸子獨不孝廉公分以夫人善事我也孝廉公既不事家人産一切婚嫁夫人蠶織畢之居常稱二南栢舟綠衣諸詩謂諸子不齊家烏治國

哉其教不肅而成矣百世下所為稱孟母者謂善教而令子大儒也今觀夫人於孟氏何有孟子遊梁時已叟稱母尚無恙蓋天既以孟子壽吾道必以其母祚孟氏天有意於仲子能無意於夫人哉敬上夫人孟氏之觴以觀仲子之成仲子再拜曰士鑑辱吾母儆福吾子幸而天錫之祉吾子稱所以祚孟氏者壽吾母士鑑不敏敢不夙夜以祈此爵

分守雷陽水軍李將軍宗陽姚淑人齊壽序

余先君與都閫公善都閫少先君九歲余生三歲而宗陽始降故余叔父都閫公視宗陽猶弟也先君無一研之地則假館於都閫公先君教不易子故余常居都閫之館宗陽當就外傅則從先君受業未嘗易師故余於宗陽最親里人以兩家父相善子相齒學又相愛古稱通家無如兩家者及先君捐館舍宗陽稍長益好學余無一武之庭月過宗陽率十日而五過必酒必為陳說古今載籍戎馬之陣兵甲之教宗陽敏皆能受之至其

履仁秉義被服造次一於儒者不畀疵隕越其行雖誦
法孔子者皆自謂不及也後余入閩宗陽亦纘官還惠
余師孔子法高皇顧不吐剛古有強項用得此聲於閩
中宗陽受事正盜賊劻勷之時奉命徂征師徒十萬羽
書沓至烽火達於郊關轉粟秣馬日不暇給大將私求
無藝縱卒轥萬户府門甚至牽裾宗陽發憤讓郭都護
朝廷命大將軍討賊宜上下一心滅此而後朝食奈何
自相殘虐斵斧缺矣若盤根何都護語塞卒乃稍戢余

聞執訊宗陽公亦强項耶其後卒滅羣盜置縣宗陽與有功焉及余自免歸羅浮而宗陽進守備官分守雷陽白鴿門白鴿門珠池隸焉常以珠獻幕府監司或此兩人以買珠來則獻珠而歸其直宗陽曰吾職緝盜敢自為之竟以此歸故府初余家司馬謂宗陽與叔未論其他歌亦同調古稱伯仲塤箎二公是矣嗟乎祝之而肖習之而成此神理所通而自然之符也余兩人皆以直方守官皆以直方不偶揆厥所由蓋自齠丱楚聲可齊况

非齊楚即名通家即名伯仲可矣姚淑人其生年月與宗陽同第後十日有內德生二子伯文焯季文燿文焯官宗陽乃老昔在壬辰大馬齒屬六十一忝其所生又鮮骨肉何敢受祝者之觴反闕石洞帝命嫦娥揚音容成舉杯以鈞天之樂樂之且曰是子有四方之志扣其腔𪔂𪔂一歲令二子具父母厥父母慶擊鮮置酒陳鐘鼓管弦卷韝鞠𦡞奉觴上壽賓客豪傑更進勸酬亦吉祥善事也二子則謂知大人無如石洞伯請一言侑之

余謂宗陽少知大節方其逐羣盜入盌窰登烏禽嶂四顧而嘆破安民鎮誘景清載戰猴頭進月角大勝桃園厥後殲渠魁於鯨海之中當是時狂兵華矣遑恤其他幸而譏妬見德得保首領倚杖以牧鷄豚享二子之養效里父鼓缶為樂豈其志哉師尚父鷹揚時年九十今堇堇三之二猶孺子也邊方未靖敵氛孔熾天子拊髀頗牧豈敢宴安余齒長宗陽猶然强起况良士仡仡乎願與宗陽建旟鼓執橐鞬驅馳中原以祁連為加豆以

瀚海為上尊以竹帛為壽若不得志乃相與返羅浮採
長生之藥度鐵橋跨黄龍以遊汗漫後天地而長存未
晚也二子質之而翁必以為然可飲一石

懷石劉翁七十有一繪圖壽序

頖東有古唐丈人先君執友也春及以父執故時往請
業其族子懷石君長余十齡族孫體行子則余一日之
長令懷石春秋七十有一人翁之久矣子男由則博士
諸生與由則遊者具翁質行上于有司有司廣上德意

賜爵一級與覽揆會則繪圖壽之於是體行子謁序於余幾與章服交映不佞父丈人而友體行子翁中立其閒烏得無言傳曰山育萬物而不倦山彌大壽彌遠海天池也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久皆天地並矣日亦然金氣火精鶴以之養金九火七合為十六故鶴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是羽族之長僊人之騏驥也鹿壽千歲千歲偃蓋三千歲聚脂者松僊羽化而長存則人

而天矣數者皆壽類也圖崇山龍嵸下臨滄海淼漫沆瀁日躍海而升烜赫迸騰爛雲彤而霞赤山有喬松偃蹇連蜷宛虬龍之狀懸蘿翳馬瑤草瓊芝媚磂砢而妍岑嶠鶴啄而軒鹿呦而遊羣仙翩翩以遨以嬉人言渤海三神山黄金銀宮闕諸僊及長生藥皆在圖盖是耶或取諸天保也天保之三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岡山脊也陵阜山之陂陁也至則海也其亂又以日以松栢祝之而指山維南圖具矣祝生於愛愛出

於情君臣朋友分異而情同固詩意哉夫詩人之祝君也欲其厚欲其益欲其穀既以厚人已愈多既以益人已愈有穀則愈宜以是求福始基之矣諸生稱翁尚詩禮敦孝友持謙遜父背而思母繼而義昆弟畏而孔懷大軍之後修先業而息之未嘗自封振困乏周急難施不恩負不責耳無覼目無華口無臧否足無公庭之綦宗族怡怡如也鄉黨恂恂如也庶幾詩人意哉壽可矣何必駿鶴駟鹿仍羽人於丹丘乃愉快耶體行子喜曰

善哉夫子之為詩也請以是為酌者先歌天保以侑之

載歌南山雖八琅之璈玄靈之曲不是過矣

石洞集卷十二